

BDM 编辑张月红解读 | 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 主编的 5 个问题 (Part 1)

编者按

Learned Publishing《学术出版》的主编 Pippa Smart 在刚上线的最新一期的社论(Editorial: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ublishing: Observations to celebrate ALPSP's 50th year) 中解说道：在庆祝 ALPSP（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通过对出版业有影响力的 8 位人士的采访和供稿，让我们对学术组织和期刊出版，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 5 个问题中体察到他们不同的视角，及殊路同归的展望，这其中也包含了我以 LP 主编身份，在最后一篇社论中表达的愿望。所以这篇社论就称为行业 9 人小合唱吧。



EDITORIAL

(wileyonlinelibrary.com) doi: 10.1002/leap.1495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ublishing: Observations to celebrate ALPSP's 50th year

Pippa Smart



Pippa Smart

Editor in Chief Learned Publishing, UK

ORCID: [0000-0002-5528-4704](https://orcid.org/0000-0002-5528-4704)

E-mail: editor@alpsp.org

No matter how innovative the technology, journals remain a place where researchers can walk hand in hand from today to tomorrow.

This year marks ALPSP's 50th birthday, and in celebration of this, we decided to ask some influential people for their views on publishing. Working closely with Laura Dörner and Todd Carpenter, we invited several people to give us their thoughts on a range of questions abou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cholarly, and society, publishing. I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since this is my last editorial as Editor-in-Chief) to add my perspectives as well. If you are unfamiliar with any of our contributors, you can read about them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Enjoy!

Josh Nicholson: Let me caveat this by saying that I have only really ever interacted with research when it was already online. I think scholarly publishing didn't actually change so much when transitioning from print to online. I often compare Einstein's 1916 paper predicting gravitational waves to the 2016 paper from CERN detecting gravitational waves to make this point. Despite 100 years in between publica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print to online, they look remarkably the same.

Even the most notable recent changes in our industry are not necessarily new or because of the web. Preprints, which have

原文链接（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可跳转）

Learned Publishing, First published: 12 October 2022

<https://doi.org/10.1002/leap.149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leap.1495>

因为这篇社论很长，问题也很“刺激”，回答更是各有千秋，所以我将分几个部分做一些编译解读。今天先就 5 个问题的内涵及 8 位撰稿人的背景，和他们对第 1 个问题的回答做一个解读，以飨读者吧。

为了透彻地理解 8 位供稿人的视角和观点，先按姓氏来了解他们的学术出版的背景吧：

八位负责人

1. Richard Fisher 理查德·费雪，他从事学术出版近 40 年，曾在大学出版社等 7 个岗位做出版，分别担任了两届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主席等。

2. Sally Morris 莎莉·莫里斯，她从事出版业约 50 年了，1998 年任 ALPSP 主席 CEO，2006 年从 CEO 退位后担任 LP 主编几年。退休后热衷于音乐、园艺和旅行。

3. Josh Nicholson 乔什·尼科尔森，他是 LinkedIn 和 Scite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EO，荣获 2019 年 ALPSP 出版创新奖。拥有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研究染色体分离。

4. Niamh O'Connor 尼娅·康纳，她是公共科学图书馆 PLoS 的首席出版执行官 CEO，2020-2022 年任 ALPSP 主席 CEO。曾在皇家出版社和化学学会担任过各种角色等，拥有博士学位。

5. Robert Parker 罗伯特·帕克，他在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工作了 37 年，曾担任该协会首席执行官（院长）10 年。近两年他曾任皇家莎士比亚公司驻欧洲和英联邦的大使，并继续担任化学武器顾问委员、欧洲化学学会和科学博物馆顾问董事。2008-2009 年任 ALPSP 主席 CEO。

6. Andrew Preston 安德鲁·普雷斯顿，他现是 Web of Science 的产品总监，曾是 Publons 的创始人兼 CEO（2017 科睿唯安收购该产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波士顿大学博士后。

7. Anthony Watkinson 安东尼·沃特金森，他是一位信息科学家，现为 ALPSP 培训委员会负责人。

8. Helen (YH) Zhang 张月红，她曾任 ALPSP 董事会委员（2011-2016 年）；Crossref 理事会委员（2014-2017 年），是《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前总编。现为《生物设计与制造（英）》负责人。

五个采访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本文里的 5 个问题非常直接简练，这也反映了主编的编技高超。下面我更想解读最初收到的 5 个问题原文内涵，以便读者对问题的理解有个提示。

1 过去 50 年这个行业改变了什么（WHAT HAS CHANGED）？

原文：1-The most obvious change to publishing in the past 50 years has been the delivery mechanism (from print to online), but what other changes to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do you think are worth noting - and how have they affected scholarly publishing?

过去 50 年里，出版业最明显的变化是传播机制(从印刷版到在线版)的变革，你认为学术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它们是如何影响到学术出版的？

2 是学术出版业在抗拒变革吗（IS PUBLISHING RESISTANT TO CHANGE）？

原文：2-Everyone keeps talking about “watersheds” and dramatic changes “any time soon” but scholarly publishing seems to be stuck in a fairly static bubble (e.g. the standard IMRAD format article and the conventional journal model, the use of Impact Factors to judge importance, etc.). Do you agree that we are not moving quickly to reinvent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nd (if you agree) why do you think we are so resistant to change?

行业内每个人都在谈“分水岭”和“很快”会戏剧性的变化，但学术出版似乎陷入了一个相当静态的泡沫(如，标准的 IMRAD 论文结构式撰写和传统的期刊模型，及用影响因子来评价期刊的重要性等)。你认为该行业在 21 世纪的学术交流的形式并非迅速被重塑吧？如果你同意这个观点，你为什么认为我们这个行业会抗拒改变呢？

3 你对出版行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整合怎么看（COMMERCIALIZATION AND CONSOLIDATION）？

原文：3-Scholarly publishing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becoming controlled by commercial interests, with market consolidation resulting in too much power held by too few companies. What is your perspective on this? Do you see this as a problem? Do you envisage a change to the current publishing/business landscape in the near or foreseeable future?

学术出版已被批评为被商业利益所控制，市场整合导致少数公司掌握了太多的权力。您对此有何看法？你认为这是个问题吗？你是否可以设想当下的出版及商业格局在近期或可预见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4 学术学会的期刊是否已不合时宜（IS THE LEARNED SOCIETY JOURNAL AN ANACHRONISM）？

原文：4- Learned Societies and Associations have historically published journals to promote their mission, provide a benefit to members and bring in revenues. The past 50 years has seen considerable growth in society/association publishing and focus on revenues to support their other works. However, the cancelling of personal (print) copies, open access and more changes to the way researchers access science may be reducing the benefit of society journals.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is? Is the society journal an anachronism in this day and age?

学术学会和协会历来都由期刊来承担着宣传使命，为会员提供利益并带来收益。在过去的 50 年里，我们看到了学会/协会的出版是在不断增长，也专注于用盈利来支持学会的各项工

作。然而，个人(印刷)拷贝的取消、开放获取以及研究人员获取科学信息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减少学术期刊的效益，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学会期刊在这个时代已经过时了吗？

5 谈谈未来 (THE FUTURE)

原文：5-Thinking of the next 50 years, if you could time-travel, what do you think publishing –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societies – will look like in 2072?

想想未来 50 年，如果让你能穿越时空，你认为 2072 年的出版业，与学术出版专业者学会组织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对第 1 个问题的回答

今天就第 1 个问题及 7 位出版人（按姓氏，包括主编）的撰稿做中文解译：

WHAT HAS CHANGED 过去 50 年这个行业改变了什么？

1) Richard Fisher 理查德·费雪：

过去 50 年里毫无疑问地看到(无论是多么矛盾的)全球化和碎片化发展，在我看来，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STEM（理工医）的出版好似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而这与似乎走在“乡村”道路上的多语种的 AHSS（人文社科）学术出版大相径庭。某种程度上或与“开放”、“数据”和“可再现性”有关，但也只是部分原因，当然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资助者(尤其在欧洲)真是看到了不断关心维护它的高速公路，这一事实正在扩大这种分化。

2) Sally Morris 莎莉·莫里斯：

当被邀请为《学术出版》写点东西的时候，不安地意识到我已近十年没有涉足期刊界了，一定发生了很多事，且相信很多事情都在变。我觉得有必要对现实进行一些调查，所以我询问了一位有影响力的医学研究者，问他是如何使用期刊的？以及为什么使用期刊？其变化并不像我预期的那么大。

我的朋友，他说作为一名读者，很依赖免费预印本，是为了尽快掌握他所在领域最新研究。然而，他很坦诚且清楚地知道预印本可能会有错误，有时甚至是严重错误，所以预印本不能取代期刊，他仍然希望在他自己的文章出版之前，去引用同行评议的期刊版本。

他说作为一名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文章尽可能在高地位（有影响）的期刊上发表，这既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也是为了所在机构的声望。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期刊出版要坚持一种特定的参考文献格式，因为在他看来，他提交的每一份期刊格式都不同，会给作者带来相当多额外工作，而且肯定没有必要。

他对在线期刊开放的“黄金”模式感到不安，由于作者付费发表，在线期刊对读者是免费的，但他讨厌作者如果想要在顶级期刊上获得发表荣誉，有时必须支付高昂的费用。虽然通过这种付费发表在研究资金充足的领域可能是可行的，但他坦诚地指出，这对没有预算的研究人员是不可行的。

3) Josh Nicholson 乔什·尼科尔森:

我提醒一下，我只在研究在线的时候才真正接触到出版。我认为学术出版在从印刷到网络的过渡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经常将爱因斯坦 1916 年预测引力波的论文与 2016 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探测引力波的论文进行比较，以说明这一点。尽管出版物从印刷版到在线版已经有 100 年的时间了，但它们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即使是我们行业最近最显著的变化也不一定是新的，或许是因为网络。近年来，预印本在生物医学出版领域蓬勃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物理学的一个传统，实际上，它们与出版物并没有太大区别。

4) Niamh O'Connor 尼娅·康纳:

这个行业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变化，随着网络的上线，我们看到了开放获取(OA)的趋势。它最初目的只是“打开”文献，让每个人都能访问研究成果（当时主要指发表的文章）。现在 OA 趋势已向商业模式发展，所支付的不仅是为产品(期刊)，而是为出版服务。即更广泛的经济市场中看到“服务化”的转变。基于在线和 OA 的出现，2003 年世界上第一本大型期刊 PLOS ONE 诞生了。这个大型期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出版标准的认知和实践。无论是在最初聚焦研究工作的“正确”性，还是关注方法可重复性和伦理的严谨性，以及在消除

学科边界和允许所有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一个单一的期刊上,这对于跨学科研究提供信息尤为重要。

现在我们正看到一个向开放科学生态系统的过渡,明确承认研究和发现的贡献是相互依赖的。这需要确保我们在参与创造共享的知识体系内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教科文组织 2021 年关于开放科学的建议“概述了一个共同的定义、共同的价值观及原则和在国际层面制定开放科学的标准,提出一套有利于让所有人都享有开放科学的公平运作的行动。”总之,开放科学是一套原则和实践,让科学和更广泛的研究能够按照其规范运作并作为公共利益执行。

开放科学鼓励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分享和消费研究,使其摆脱物理格式的限制,并利用数字世界提供的机会。当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Robert Parker 罗伯特·帕克:

我们看到了过去 50 年里的两个重大变化:(1) 期刊的国际化,现在越来越多的期刊拥有更广泛的国际作者,而且国际期刊被认为比区域性期刊更具吸引力和优越性。(2)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期刊从“一站式”的服务形式,转变成由一个多体系式为作者提供出版服务的模式,如从预先出版提交(预印本),同行评议服务,到推广到相关系列期刊的发表过程。

6) Pippa Smart 皮帕·斯玛特:

在我工作的 40 年里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我的第 1 个十年是在生产和变化的震撼中度过的。但我认为,重要的变化是观念和期望的变化。我们现在希望期刊能够提供一个完全国际化的窗口,发表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贡献。我们也通常通过一个单一获取平台(通常将谷歌作为第一个端口)。我们好像不再信任作者,通常要求更多的证据(例如数据可用性;检查,例如剽窃),以确保它们遵守道德规范和惯例。另外,我也观察到更大程度的国际化导致了西方模式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黄金标准”,我不是在抱怨,因为我也生活在这里,但我很担心那些不能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期刊由于达不到这些“度量标准”而缺乏支持,败在可持续发展的路上.....

7) Helen Zhang 张月红:

过去 50 年的数字创新迅速改变了出版业景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现有的出版认证形式（如 DOI）已不再完全限于学术期刊，还包括预印本、开放数据及数字平台（如开放研究欧洲平台）等；第二个主要变化是问题的需求越来越多，如对发表文章的科研诚信或信誉认可要求变得越来越突出，导致了一系列的检查工具出笼，如剽窃检查(CrossCheck)和系统更正和撤稿观察(如撤稿观察 Retraction Watch) 等出现。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出版商要考虑从研究过程到同行评议的透明度。如此看来，期刊出版商在未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事实上，近年来期刊出版人似乎需要做比以前多几倍的工作，不仅要迎头赶上数字创新的步伐，还有承担出版研究成果中的科学求证的双重压力，而且这个职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BDM 编辑部张月红编译 (Part 1)